



從寓意於書畫到寓意於自然—— 蔣溥畫《御製詩意》冊中的三友軒

■ 賴嘉偉

要如何描繪一個齋室？除了描繪建築的外觀或是室內的陳設外，還有其他可能嗎？國立故宮博物院現藏一套由詞臣畫家蔣溥（1708-1761）描繪乾隆皇帝（1711-1799）御製詩意的圖冊，其中一開描繪的是乾隆皇帝所做的〈三友軒〉詩意，但是畫面中不見任何一處建築的蹤影，畫家是如何來構思此開畫面的呢？與乾隆皇帝對於三友軒的吟詠有關嗎？本文即透過乾隆朝有關三友軒的畫、詩與建築來理解這開不以描繪三友軒本身的〈三友軒〉圖。

前言

《御製詩意》冊是一套冊頁，分為上下兩冊，每冊各含十二開，圖畫為詞臣蔣溥所作。此套冊頁被著錄在《石渠寶笈續編》之中，根據記載曾放於御書房。《御製詩意》冊每開左幅都抄錄了乾隆皇帝的御製詩，並在右幅配有蔣溥所畫的圖，同時在圖上抄錄一首相應的司空圖（837-908）《二十四詩品》。關於這套《御製詩意》冊已經有學者指出，因為其中所收錄的御製詩文皆出自《御製詩文集初集》，所以這套冊頁應該是完成於乾隆十四年（1749）之後。¹

《御製詩意》冊有別於其他清宮常見的詩意圖，蔣溥不僅繪製圖像，還利用《二十四詩品》作為詩意的解釋。蔣溥的畫、《二十四詩品》與乾隆皇帝的御製詩是如何交織成一套作品呢？這三者之間又是如何作用，以形成蔣溥所欲呈現的御製詩意？本文集中以《御製詩意》冊中的第一冊第十開〈三友軒〉為主要討論的對象，透過乾隆朝其他與三友軒相關的詩、畫及建築，來試圖理解蔣溥對乾隆皇帝詩意的詮釋，以及他如何將這種詮釋轉化為圖像並與《二十四詩品》連結。（圖1）



圖1 清 蔣溥 御製詩意 冊頁 三友軒 縱46.2，橫30.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3258

《御製詩意》冊所描繪的〈三友軒〉

《御製詩意》冊中〈三友軒〉一開中描繪三位士人在一個自然的空間中，彼此相對，席地而坐的景象。其中一位身著淡紫色長袍的士人倚著松根，正與另外兩位坐姿輕鬆的士人談天，一旁有一小童正在烹煮茶水。士人與僮僕周圍山石林立，山石之間散布著松、竹、梅三種植物。（見刊頭圖）畫面的前景有一小坡，阻隔了觀者與三位士人的距離，而較遠處的山石將畫面的空間包圍，形成一個較為隱蔽的秘境。整體畫面以淺設色的綠色調為主，顏色罩染得細緻而柔和，畫面左上方蔣溥題有司空圖詩品《二十四詩品》中的〈自然〉一則。

〈三友軒〉一開特別是，蔣溥對於「三友」的描繪方式有別於長久以來，以描繪松樹、梅花、竹子為主的歲寒三友畫題，而是以人物的表現為重點，然而這並非蔣溥不熟悉傳統描繪歲寒三友的表現方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蔣溥〈歲寒三友〉（圖2），描繪的就是松、竹、梅三種經冬不凋的植物。反觀冊頁中的〈三友軒〉，雖以齋室為題，但是畫中不見三友軒建築本身，亦不是以歲寒三友為主要描繪對象。蔣溥是如何構想這開〈三友軒〉呢？在此開冊頁的左幅抄錄的是〈三友軒長歌〉，此詩作是乾隆皇帝於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朝第一間三友軒成立時所作，如果我們回到當時此詩作的脈絡，可以幫助我們對此問題的理解。

寓意於物：乾隆御製〈三友軒長歌〉與蔣溥的應和

乾隆十二年，乾隆皇帝將與松、竹、梅相關書畫收藏於一室，此室位於建福宮延春閣西面凝暉堂的南室，題名為三友軒。²建福宮三友軒內收藏的三件作品：宋元〈梅花合卷〉、傳

曹知白〈十八公圖〉、元人〈君子林圖〉，被乾隆皇帝合放於一個檀匣中。檀匣上記述了乾隆皇帝對「三友」看法的〈三友軒長歌〉，以及六位詞臣的和詩。在〈三友軒長歌〉中，乾隆皇帝將關於「三友」的說法上溯至春秋時期的孔子（西元前551～西元前479）。他認為孔子將「三友」定義為友直、友諒、友多聞，相較於唐代詩人白居易（772-846）將琴、酒、詩視為「三友」的說法，更有益於德性的修養。乾隆皇帝另在文中進一步將「三友」的抽象意涵對應到自然的物象，並認為宋代蘇軾（1036-1101）僅直呼松、竹、梅的名諱，但未能闡其蘊含的「三友」意義。因此乾隆皇帝將原本在《論語》中孔子教導弟子交友之道的「三友」與松、竹、梅三種植物連結，形成以「歲寒三友」呼應孔子講述德性修養「三友」的論說。在乾隆皇帝的詮釋下，松樹代表「耿直」，梅花因能守信地傳遞春信，所以代表「友諒」，竹子則代表「多聞」。如此一來，三友軒中的書畫收藏則具有「寓意於物有奇遇，名蹟歷歷琳琅披」之功能。³在乾隆皇帝的論說下，三友軒所藏的書畫作品，成為了能承載孔子「三友」寓意之物。

在乾隆皇帝的〈三友軒長歌〉後，依次是梁詩正（1697-1763）、汪由敦（1692-1758）、蔣溥、嵇璜（1711-1794）、董邦達（1799-1769）及鄒一桂（1686-1772）六位詞臣的詩文，詩文的內容大部分集中在應和乾隆皇帝對「三友」意涵的新定義。其中蔣溥應和的詩文中，提及了他對乾隆皇帝「三友」意涵的理解，並闡述其與三友軒書畫藏品之間的關係。以竹為例，在描述竹之義理時，蔣溥連結至三友軒所藏的〈君子林圖〉（圖3），此件為集元人七家所作，正如同竹林七賢一般。又比如說，當提及對於梅花的理解時，蔣溥引用了魏晉時期廣平公（生卒年不詳）



圖2 清 蔣溥 歲寒三友 軸 縱157.2，橫81.9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002582

做〈梅花賦〉的典故以比喻梅花的冷艷高潔，最後蔣溥提到三友軒所藏的「物」與「理」的關係：

三圖分列儼侍從，契悟曷用言詮爲。
 仰窺軒鏡湛虛室，靖獻敢謂音難知。
 欽承奎藻豁天倪，盡撥蒙翳揚雙眉。
 商盤夏鼎相述作，即物即理其何疑。
 自今退食益加惕，左几右杖還勤思。

蔣溥認為領悟義理不一定要依靠言語的解說，

三友軒的建立與其中所收藏的書畫作品，即是義理的所在。

乾隆十二年建福宮三友軒建立之際，從乾隆皇帝的御製詩與蔣溥的應和可以發現，當時乾隆皇帝是將義理寄託在這些書畫的「人造物」中，而詞臣以和詩的方式呈現他們對於乾隆皇帝寄義理於物的體察。然而，如此「人造物」之於義理的關係，在乾隆南巡之後開始有了轉變。



圖3 (元)李衍、趙雍、柯九思、吳鎮、倪瓚、宋克；(明)王紱 君子林圖 卷 局部 縱32.5，橫171.3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薛永年、王連起主編，《石渠寶笈（精選配圖版）》，冊21，江西：江西美術出版社，2014，頁296-2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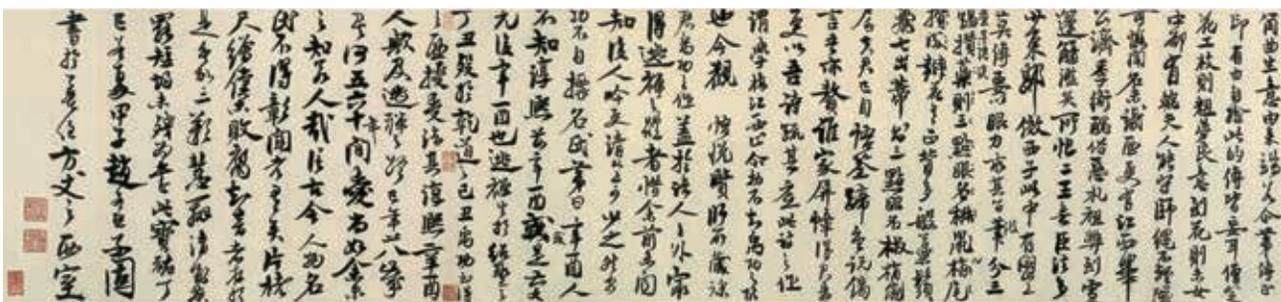


圖4 (宋)徐禹功；(元)吳瓘、吳鎮 梅花合卷 卷 局部 縱30.2，橫868.4公分 遼寧省博物館藏 取自薛永年、王連起主編，《石渠寶笈（精選配圖版）》，冊32，頁164-165。

從書畫到〈自然〉：《御製詩意》冊中的三友軒

乾隆十二年建福宮三友軒建立後，建福宮三友軒與其中所藏之書畫，時常成為乾隆皇帝在鑑賞書畫時參照的對象。乾隆十四年乾隆皇帝在揚補之（1097-1171）〈梅花〉上題詩，在按語中就提及建福宮的三友軒：

宋元合捲成三友，曾讀親書小令來（按語：三友軒所藏宋元〈梅花合卷〉有補之，題柳梢青十闕，而無畫）。姑射今朝真靚

面，連林鄧尉不妨開。⁴

乾隆皇帝在看到揚補之所畫的梅花後，聯想到收藏於三友軒只有文字沒有圖畫的宋元〈梅花合卷〉（圖4），如今看到揚補之〈梅花〉中的圖畫，就像看見了姑射神山與蘇州鄧尉山腳下連林盛開的梅花。乾隆十六年（1751）南巡時，又在揚補之〈梅花〉上以三疊韻的形式作了三首詠梅詩，在第一首疊韻詩中亦提及三友軒：

一疊憶我三友軒，盆梅清供冬前早。修枝借得吳質能，剪綵寧遜隋宮巧。古香



余數年前日居首善堂
 墨梅曾題長句曰遊禪祖克
 得其精致之清墨間著經遊
 得其滿散之奇置回觀玉面而
 類也自工久只藉纖枝之側位
 筒曲出意由來法以合筆時
 印看由自拾此的傳時豈可傳
 花工杜則想夢民志則花則志

遊禪祖人極性恬淡
 美其出第弟學功移入
 室其并弊便登江南佛
 末第宮梅香梅香雪白
 味小今移月拍因案用
 味優逸承更之法清而
 於松兒清蕩芳代性
 兄於休養從朱基名
 外堂下第古你情深王
 外文吐士俊得能取
 游失二堂此道乃私
 心堂昏光如城落善志
 寧交勤各難遊夢雲
 方物莫休四北去久
 眼快兼從妙身梅予
 心三俊考史函性快
 孤山香雪滿隨至以
 清恬嗟予時亦觀
 忘至觀佳望樂清
 佳氏子碎字林得名
 真真日嫩生之望
 慢重也提
 乾隆丁卯清廷

織纖生面證，新月溶溶夜珠照。情知指日到江南，遞來春信先覺好。……⁵

在南巡時的乾隆皇帝，想到紫禁城中的三友軒，並不是三友軒中的書畫收藏，而是三友軒的盆梅。詩中提到三友軒中的盆梅因為照料得宜，在南巡前就好像預知了來日會前往江南般，故先遞來春信，而梅花不逾時的傳遞春訊亦是乾隆皇帝在〈三友軒長歌〉中認為此物可以象徵「友諒」的緣故。在揚補之〈梅花〉的御題中可以知道，乾隆皇帝對於三友軒的聯想，從南巡前對於書畫作品的關注，到南巡時轉而注意三友軒中的植物，如此對於寄寓之物的移轉，也反映在蔣溥所繪的〈三友軒〉一開中。

《御製詩意》冊中〈三友軒〉一開描繪了三位身著漢裝的士人坐在地上談天景象，而沒有直接呈現三友軒的建築外觀。這樣的選擇一方面呈現了「友直、友諒、友多聞」的三位友人交往的

情況；另一方面也呼應了孔子最初用「三友」來教導弟子交友之道的情景。畫面中的三位士人四周被松樹、竹子、梅花所圍繞，仿佛孔子教導弟子時，從周圍的植物中領悟到道理一般。蔣溥通過這個場景巧妙地將乾隆皇帝論說的「三友」概念與孔子的「三友」聯繫在一起。

蔣溥《御製詩意》冊中繫以〈三友軒詩〉的《二十四詩品》是〈自然〉一首，詩文中以「俯拾即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著手成春。」來強調當下物的本身就是義理的化現。如此對於自然物象就承載道理的看法，也與蔣溥在〈三友軒〉中不直接描繪三友軒的建築本體，而是透過呈現士人在自然環境中論道的景象相符。在《國朝宮史》中描述三友軒的另一首〈三友軒〉詩，也有相同對寓意所寄託於實際物象的看法，詩文內容如下：

妙蹟緣收益友三，名軒聊復助佳談。

詎惟笈里古香挹，更愛窗前生意含。
觸目無非遠塵俗，會心皆可入言覃。
幾餘適足供清賞，廣廈千間憶輒慙。⁶

這首〈三友軒〉詩作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在詩中乾隆皇帝表示，相較於在軒齋中所收藏的畫作，他更喜愛將寓意寄託在窗外的自然景物之中。乾隆皇帝更在詩的結尾以「廣廈千間憶輒慙」一句，表達了他對於當初廣建軒齋的反思和慚愧之情。

對乾隆皇帝而言，乾隆十二年的〈三友軒長歌〉中的詩句「寓意於物有奇遇」所表達的物的觀念，在乾隆二十五年的詩作中有所轉變。在第一次南巡之後，乾隆皇帝對於物的理解從書畫收藏轉向了自然萬物，而蔣溥所繪製的《御製詩意》冊中所呈現的三友軒的景象，則是表現了將寓意寄託於萬物之概念下的三友軒景象。

寓意於自然的三友軒

乾隆皇帝對於寓意於自然的態度在他所興建的三友軒中也可以見得。例如，乾隆皇帝對於建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長春園中三友軒的營造與吟詠，就特別著重於自然的呈現。雖然長春園中的三友軒已毀，但從發掘報告書中可以得知有兩件關於長春園三友軒的文物，分別是帶有玉竹葉嵌飾及松枝嵌飾，⁷由此或許可推想長春園中三友軒的建築裝飾多以松竹梅作為母題。乾隆皇帝於乾隆三十五年所作與長春園三友軒有關的詩文中，也提及長春園三友軒的景象，且與建福宮的三友軒相比，並指出兩者之間的差異，詩文如下：

禁中三友軒，額為藏名蹟。園中三友軒，窗外真培植。名實雖不同，要以取有益。寓意非玩物，向曾詠其德。（按語：舊題三友軒詩，以松喻直、梅喻諒、



圖5 清 竹絲嵌萬字錦地紫檀雕松竹梅嵌玉圓光 北京故宮博物院取自于倬雲、龔崇正等著，《乾隆皇帝的秘密花園》，香港：商務印書館，2012，頁31。

竹喻多聞，並就其德性推言之）益常願居前，損則應離側。三者正相反，求友可不擇。於恒總宜謹，況在躬為辟。⁸

詩文中說道，紫禁城中的三友軒因為藏有與「三友」相關的書畫名蹟，所以將齋室題名為三友軒，而長春園的三友軒則是在窗外植滿了真實的松樹、梅花與竹子。雖然兩處寄託寓意的對象不同，但是都是企圖透過寄寓意於物的行為來追求有益的事物，乾隆皇帝更強調寓意並非是玩物喪志的行為，而是具有實際道德教化的功能。

除了長春園中的三友軒外，乾隆三十九年（1774），在紫禁城寧壽宮所建立的三友軒，也同樣融入了寓意於自然的設計。寧壽宮三友軒是現存的三間三友軒中保存最完整的，也反映著乾隆皇帝在其晚年理想中的三友軒形態。寧壽宮以做製建福宮花園為建造的基礎，⁹三友軒

在建福宮中原僅為一室的格局，但在寧壽宮中，則獨立為一間面闊四間的建築。寧壽宮三友軒不僅在外圍周遭種滿了松、竹、梅，建築內的裝飾包括牆堵、花窗及傢俱等，也都以松竹梅為母題妝點。¹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三友軒西室北側的圓光罩。（圖5）此圓光罩的大小有如一堵牆面，圓光罩以松、竹、梅三種植物互相交織裝飾而成。圓光罩的南面即是窗臺，透過圓光罩，窗外的景色可以引入室內。如果在乾隆朝的寧壽宮三友軒外真的種滿了松竹梅，那麼窗外的景色透過圓光罩就會產生一種真假三友互相掩映的視覺效果。寧壽宮三友軒對於真實物象的特別營造，正有如乾隆二十五年後對於「更愛窗前生意含」的展現。

結論

蔣溥所畫的《御製詩意》冊中的〈三友軒〉，不以建築或是歲寒三友為主要的描繪對象，反而描繪了三位士人在散布松、竹、梅的自然環境中談天的情景。如此的表現方式，一方面呼應了乾隆皇帝對於「三友」的新詮釋，另一方面也呈現了乾隆皇帝從寄寓於書畫，轉向寄寓於自然的態度。〈三友軒〉一開繫以《二十四詩品》中〈自然〉一首，也同樣呼應了對於當下自然體察的重要性。蔣溥在〈三友軒〉中透過畫面的安排，巧妙地表達了他對御製詩意的理解，在其他《御製詩意》冊中是否也是有如此複雜的詩、畫與乾隆朝鑑賞文化的關係，有待後續的解讀。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生

註釋：

- 張華芝，〈《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所轉化而來的藝術形象〉，《故宮文物月刊》，325期（2010.4），頁116-127。
- 關於乾隆皇帝對於這三件書畫作品的鑑賞與三友軒的關係詳見段勇，《乾隆「四美」與「三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頁89-130；張震，《「因畫名室」與乾隆內府鑒藏》（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6），頁146-178。
- 乾隆皇帝的御製詩文如下：「三友之名始宣尼，直諒多聞益德資。香山取譬琴詩酒，放達繫非予所師。獨有玉局稱正見，直號植物松竹梅。名稱義元隱未發，我將觸類引伸之。蒼松自具直之性，梅傳春信諒也宜。擬金敲玉時多聞，妙喻舍竹其復誰。奚待結契霜雪裏，天然同德聲應隨。寓意於物有奇遇，名蹟歷歷琳琅披。十八公的雲西筆，海粟長賦留雄辭。定論君子林三字，國子博士小篆題。更受梅事合元宋，小清秘物傳今斯。揀金集狐有如是，自天合也非人為。嘗鼎一臠足味道，況對堆膏道可知。篋藏書室識寶重，忿外延客霜其耆。千株一穗翮左右，是一是二誰然疑。因蘇溯孔志未達，高山景仰深長思。」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頁1436。
- （清）高宗，《御製詩二集》，收入《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影印），冊3，卷13，〈題揚補之梅花用圖中題者韻〉，頁12a。
- （清）高宗，《御製詩二集》，卷24，〈題揚補之梅花三疊圖即用其韻〉，頁20a-21b。
- （清）鄂爾泰、張廷玉等編纂，《國朝宮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冊657，卷13，〈御製三友軒〉，頁25b-26a；（清）高宗，《御製詩三集》，收入《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冊4，卷1，〈三友軒〉，頁8a。
- 北京市文化研究所編，《圓明園長春園含經堂遺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124-132。
- （清）高宗，《御製詩三集》，冊4，卷92，〈三友軒〉，頁4a。
- 朱慶征，〈建福宮及其花園的平面佈局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102期（2002.4），頁88-91+57。
- 王叢，〈寧壽宮花園三友軒內簷裝飾藝術研究〉（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碩士論文，2014）。